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監生臣黄 熚

謄録監生臣李 逢亮

格物通卷二十

明 湛若水 撰

正心下

宋儒周敦頤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顔子亞聖

臣若水通曰大指天理而言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正謂此也泰舒也化即所過者化之化理無富貴貧

賤之殊能化其富貴貧賤之念則與道一而去聖不遠矣故曰亞聖夫心廣大高明天理渾然何嘗不泰人人皆有惟顔子之心不違仁故能見之分明而外物不累故能化而不滯此所以能亞於聖也學者知其大皆我固有而隨處體認天理焉此入聖之門也

荀卿曰養心莫善於誠周敦頥曰荀子元不識誠程顥曰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臣若水通曰皆一心也自其生理而言謂之性自其

實理而言謂之誠自其主一而言謂之敬自其極實
無妄而言謂之至誠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
人之道也學至於誠極矣誠心又何假於養敬者所
以至乎誠者也荀卿惟不識誠也故有養心用誠之
說不識性也故有性惡之說不識性與誠是不識心
也非二物也是故知性則知誠矣知誠則知心矣故
君子之學莫先於知心
程顥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

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臣若水通曰守操而不失也急欲速也迫促也進道之功有自然之節度也或失則過焉或失則不及焉皆非自然之本體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助則過忘則不及皆不可以進道也故道之進也在於勿助勿忘之間而已矣是故知道者鮮矣知道者鮮而天下無善治矣嗚呼揭離明於

長夜冥行之際正有望於今日

程顥年十六時好田獵後見周敦頤自謂今無此好矣敦頤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且若水通曰心之本體無一物也動於氣而物欲生焉欲之根既生未易得而除也見天理則人欲消矣顧其根未易拔也必體認天理之公久則可奪舊習

矣顥天資最高而猶不能忘少年之習於涵養積久之下者以病根在也然而下顥一等則其欲根之萌枝葉扶疎將折斧斤矣而顥獨先知之易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程顥其殆庶幾乎

程顥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所主為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

是性外有物乎

臣若水通曰性者心之生理也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何限量之有人惟私欲蔽之而廣大高明之體始小矣故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盡心者不蔽於物廓其廣大高明之量而性自見矣既知之存之而不失所以養性事天不外是矣人主留心聖學宜不出於斯二者伏惟深宮之中臨御之時隨處而加察焉

程顥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

臣若水通曰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也程顥之言其本於斯乎夫人一天地也而心果有二乎哉天地之心何心也生生不息者也人其在生生不息之中最靈者爾心果有二乎哉是故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即鬼神之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即途之人之心宇宙内只一心而已矣知乎此者可以識心矣故可以知道矣

程頥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内外

體萬物

臣若水通曰心非物也神也神妙萬物是故合內外體萬物而不遺是以謂之神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神也無在無不在之間吾心自然之本體乎是故學者勿助勿忘之時而天理見矣滯於物而不通則亦物焉而已矣豈此心神明之本體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程顥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臣若水通曰心一也而不同者非心之本體然也程顥云人能將身在天地萬物中作一例看多少快活是故天體萬物而無外聖人體萬民而不私私心亡而萬殊一矣故宋儒葉采亦曰公則萬物一體私則人已萬殊其知此矣是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公溥

邵雍曰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以其善事吾心者也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心一仁而已矣則亦何過之有

哉是以口不失於人也足不失於人也色不失於人也三者盡而聖人之善事其心者可知矣是故聖人之無過以其無違此心也無違心者善事心者也非以此事彼之謂也事之即心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然則為人君者知善事其心則知善事其天矣

張載正蒙曰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臣若水通曰人心廣大天地萬物同體者也見聞之念起於軀殼之私則廣大之體蔽而身外皆非我矣聖人盡巳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其性一也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也是之謂見大見大則小不足以梏之矣

張載曰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来而後能

臣若水通曰心者人之神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

也惟求道於耳目聞見之際而神明之體始累於是乎有不知不能也見聞何貴於人哉惟曰盡心焉爾矣盡心者廓去其私則本體圓全而心所從来可不求而知矣若復求心之從来則支矣

張載曰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

臣若水通曰意必固我私心也非廣大高明之本體也天理見則私心亡此盛則彼衰消長之理也孔子

之戒門弟子以絶四毋意必固我正心之功斯其至矣張載乃推原於天理又發前人所未發也四者絶而天理全則誠可復矣不然則强制之猶為克伐怨欲不行焉爾何足以語誠哉

張載理窟曰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要平曠熟後無心

臣若水通曰張載所謂平曠即勿忘勿助之間也得

此則得其理矣失此則失其理矣故茫然而失者謂之忘鑚研太過者謂之助過猶不及爾學者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平曠自然之氣象自見矣

張載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臣若水通曰人心之失事遷之也惟執事敬則心事合一而本體立矣本體立則視聽言動無往而非本體之發夫惡得而放之夫人之心不可欺也知其不

可欺恒若嚴師之存而本心無不正者矣

藍田呂氏論心曰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心與天地相似何有不正常人之心有滯於忿懥好樂恐懼憂患故與天地不相似而鑑空衡平之體亡矣正之之功何如曰敬而已矣

是故人君一敬立而萬事出天下治矣

五峯胡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

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盖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臣若水通曰物皆有要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夫帝王之業本諸道帝王之道本諸心是故心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大本立達道行焉王業以建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故爲人君者莫先於講明正心之學

龜山楊時曰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臣若水通曰萬事本乎一心心無主則一籌之隨可以亂我方寸矣况能應天下之大變乎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言有主也人君為天下之主者其可夘之思乎

朱熹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

臣若水通曰一人謂君也人君之於天下萬事萬化皆生於心故心者治化之原也朱熹之言誠爲根本之論矣人君之學可不思所以正心以開治化之原乎

朱熹答王子合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

臣若水通曰至虛至明者心之本體也私欲障之則

本體昏而物至不能照矣君子之學去其害本體者爾若復以心求心則憧憧往来朋從爾思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

張栻答劉宰書有云物欲之防先覺所謹蓋人心甚危氣習難化誠當兢業乎此然隨處隨遏將滅於東而生於西紛擾之不暇惟端本澄源養之有素則可以致消弭之力

臣若水通曰端本澄源之道在體認天理而已矣天

理有見則私欲自消氣習自化若有防檢之心是又生一心也滅東生西豈有窮乎此張栻端本澄源之論所以不可易也

張栻擴齋記有云充無欲害人之心而至於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不可勝用仁義之不可勝用豈自外來乎擴而至於如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吾心體之本然者也

臣若水通曰充擴也穿辟踰垣為盜者也夫心之本

體一天理而已矣自其隨感而發則有仁義之分然
皆本於人之一心爾實非自外至者也我固有之者
也是故充其仁義而天地草木咸在其中矣故曰心
體天地萬物者也人主誠能知是心之大而加擴充
之功則足以保四海而無餘矣
象山陸九淵曰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
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爾苟知
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漑使之

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

臣若水通曰人之所以為人者心也心得其公正即天理也天理至易簡也何有於支離陸九淵存心養心求放心之說蓋本諸孟子是矣但謂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是放賊之者一心防之者又一心也其端將無窮不可得而除矣且謂暢茂條達非識其根本而立之何以能致所謂根本者天理而已矣察識天理而存養之則戕賊放失之端可以不防而退聽至

於本立道生而暢茂條達自不能已矣臣敢以是廣九淵之說伏惟皇上體而用之以為正心正百官萬民之本天下幸甚

陸九淵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臣若水通曰心即理也理即心之中正也一而已矣而云具者是二之也心得其正故靈惟靈故明非有二也不覩之心失其職者乎心失其職則亦血肉之

軀殻而已矣何有於靈邪惟不靈故不明此心理合一之驗也周敦頤曰匪靈弗瑩靈明一也九淵顧以明屬於理而屬靈於心豈非二之也哉九淵謂讀論語疑有子之言支離臣亦敢以是疑九淵焉

潛室陳植曰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曾迎物之来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

臣若水通曰人心如鏡者何也本無物也故物来則照物去不照照與不照而鏡之本體自如也照在物

而不在鏡也無將無迎順其自然聖人之心不失其本體如是而已矣故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至此焉止矣是故本體得而學問之功終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鶴山魏了翁曰人之一心至近而遠至小而大至微而著

臣若水通曰心者廣大而無外周流而無窮者也無遠近無大小無顯微是故近而能遠小而能大微而

能著故盡心存心而天下之理盡之矣人君之治天下可不務乎

國朝吳元年五月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叅政蔡哲為叅政太祖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已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建地瀕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為利

誅陷於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陷其非哲對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太祖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忘公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胷中微有芥蔕即不得為公矣卿宜勉之

臣若水通曰臣伏觀太祖高皇帝諭蔡哲之命大哉皇言一哉皇心先之以義利公私之辨明其幾也終之以止水明鏡之喻明其體也可謂深得心學之要

者矣仰惟我皇上當以聖祖為法而在位諸臣亦當以蔡哲為法則君臣咸有一德而治化成矣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絶忠懃之心萌則巧偽之心杜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爾

臣若水通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此盛則彼衰乘除之理然也我皇祖諭學士以人心道心倚伏之幾其深得帝王精一之傳乎夫心一而已矣純乎天真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即人心非有二也仁愛正直羞惡忠愍之心皆天理也忮害邪詖貪鄙巧偽之心皆人欲也天理日進則人欲日消人欲消盡則純是天理化之者為聖人故君子之學在隨處體認天理而已矣

千聖千賢之貫也此聖祖實開一代心學之源也伏

惟聖明留意焉

洪武十九年正月上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上曰聖

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為愛物奸欺之

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上曰天人之理無二

人當以心為天論儉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

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人

與天本一理也人苟體認天理於心無私蔽之累則一念之愛足以利物而不為姑息之小仁一念之明足以周身而不為奸欺之私制一念之節制時豐而豐時儉而儉而不為違道之豐儉皆天理之流行矣天理流行與天心合矣皇祖與侍臣之論及此其天人合一之心乎仰惟聖明體皇祖之心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家國天下永荷其無疆之休矣

國朝太祖造觀心亭於宮城上親幸其中名學士宋濂

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乎跳躑終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祗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契冲漠體道凝神誠一弗二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如臨其上卿為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愈虔

臣若水通曰人心虛靈常在也蔽之若出覺之若入故在操舍而已皇祖造亭宮城扁曰觀心親幸體認

齊一於斯即成湯銘盤之意也有事於天地廟社致齊亭中返觀却聽上契冲漠洋洋如見即文王昭事之敬也惟其操心誠一弗二此所以應天順人肇造鴻業以開萬世之太平善於已而垂諸後其佑啓之意深矣聖嗣尚當以皇祖之心為心存養於未事之先廓然太公靜則定矣及事物之來隨感順應動亦定矣如是則皇祖之心豈不在我而皇祖之緒豈不永之於無窮也哉

國朝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治本於善政天下之政本於君心堯舜以精一執中之心行精一執中之治體用一原耳惟皇祖契之故發探本之論也譬之木焉心其根矣政治其枝葉花實矣培植其根則生意滋息枝葉花實固其一本之發也人君能涵養以正其心則天理純全達於政事而治化成矣不立天下之大本

而欲致天下之大治是斧其根而漑其葉也豈可得哉仰惟聖明因皇祖之言而反求之即存堯舜之心而致堯舜之治矣愚臣不勝顒望之至

永樂二年八月翰林學士觧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太宗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又思為人君但於宫室車馬服食

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

臣若水通曰心之本體無一物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皆私也而有一焉即失其本體而心不正矣人君居崇高之位好樂尤為害心不可不深戒也太宗文皇帝因解縉等講大學正心章而尤以好樂為戒真可謂知正心之先務者矣又以虛靜應物比之鏡水自然天理誠至論也夫天理二字千聖千賢之大頭腦也人君於心得其正時認取則天理見矣涵

養而擴充之則王道不外是矣宋之人主乃厭聞正心誠意之說無怪乎國祚之不競也惟聖明以堯舜禹湯文武之資求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學當近以祖宗正心之論為的幸甚

格物通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二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脩身格凡三目

正威儀　慎言動　進德業

臣若水序曰脩身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故大學舊本以脩身申格物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於身焉而至之也至其身之理也是故威儀

也言動也德業也皆身之事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身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已則格物之功庶乎於脩身焉而盡之矣

正威儀上

易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臣若水通曰宋儒朱熹云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不能如大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也故為小畜之象文德者文章之外著威儀文辭皆德之流

裔故曰文德文章者末也德者本也本末合一其文王孔子之至文乎美其文德雖不離於道而末一於道然下一等則如成帝之威儀非不足觀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故人君之學必由中以達外

震彖傳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臣若水通曰邇也下程頤朱熹皆以為脱不喪匕鬯四字夫雷聲震乎百里遠者驚而邇者懼内失其守

外忒其儀也威儀也者本諸誠敬以為之主也致祭者灌以降神之時誠敬之至於震驚之甚而不喪失匕鬯其威儀不忒如是而為宗廟社稷之祭主不亦宜乎人君之敬無往而不存故威儀無時而不正也其於祭祀之時尤致謹可也非謹於威儀也敬主於中而威儀外肅矣

書周書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顧命羣臣輔康王之言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亂喪也剴康王名貢進也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人之自喪威儀而身之不脩蓋由心有不善之幾所發爾故戒羣臣毋以康王進乎不善之幾也為人君者可不慎其幾以正威儀乎

詩大雅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

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臣若水通曰抑抑恭遜之貌隅廉隅也夫内外一理

也威儀之恭遜者是其德必嚴正如宮室之制内有

繩直則外有廉隅也曾子之言正顔色動容貌孟子

之言睟於面盎於背正動而睟盎焉者以其德之存

於中者有本如是也武公為此詩其亦知内外合一

之道乎故易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中庸曰誠則形

形則著著則明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

皆此之謂也以此觀之文末也德本也然則專事於德乎曰偏於内而忘其外非内外交養之道也故古之君子周旋必中規折旋必中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出必鳴鸞行必佩玉所以敬其儀者敬其德也知所以敬德則知合内外之道而脩身格物之功備矣

魯頌泮水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臣若水通曰魯侯之明德以化民頌曰敬慎威儀何哉蓋德化之本也儀者德之符也德藴於中而無迹

儀著於外而可觀一或有愆旦失色於朝暮傳笑於國人將易之何以為法於民哉故古之賢君必慎其德由中達外其在朝廷垂衣裳負斧扆執言在左執史在右凜乎不敢肆雖在宮寢猶其在朝廷動止必臧衣冠必整一顰一笑必自愛焉凡俳戲褻慢之事不足以動天顔之一顧則威儀正矣使民望其顔色而化之則而象之畏而敬之人君之於威儀豈細故哉後之人主乃不慎乎此或岸幘箕踞或不冠可奏

或鷄置懐中其於威儀何如哉盖由不愛其身故内外不檢爾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

臣若水通曰胡安國云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戚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三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

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為禮哉臣謂禮有本末文質誠主於中而達之於儀文是謂文質彬彬能以禮讓為國也何有否則周旋儀文之度偽而已矣其如禮何哉其如國何哉

禮記曲禮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臣若水通曰此言人君當敬其威儀以為臣民之則

也葢人君一身諸侯大夫士庶人之望茍無威儀臣下將何所法哉故孟子見梁襄王而語諸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葢言無威儀也穆穆敬也深遠之貌也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是敬止乃穆穆之本人君能敬則穆穆之儀自形而諸侯望之自將皇皇而美大夫士望之自將濟濟蹌蹌而有容至於庶人雖無與為禮亦將僬僬而趨走促數於下矣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言德容之化也茍不

此之務而徒以端冕凝旒深居高拱不動聲色為穆穆焉則淺矣是不可以不慎也

曲禮曰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

臣若水通曰國君者國人之瞻望在車尤為衆人之視聽而威儀不可以不慎也故奇邪不正之車也廣欬駭人之聽也妄指手容之失也非所乘而乘非所欬而欬非所指而指皆在車威儀之失也一車且不可不正其儀況臨御之時乎

曲禮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臣若水通曰如尸則莊也如齊則敬也莊敬者威儀之則而脩身之本也

玉藻曰凡行容惕惕又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臣若水通曰形色天性也不充其性則形不可得而踐矣故君子一身之間曰惕曰重曰恭曰端曰止曰靜曰直曰肅曰德曰莊所以盡性踐形也

玉藻曰燕居告溫溫凡祭容貌顔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臣若水通曰此言容貌隨所寓而變蓋溫溫和易者燕居告語之容也如見所祭者祭容也纍纍而羸憊顛顛而不舒瞿瞿而驚遽梅梅而茫昧繭繭而低微者皆喪容也暨暨而果毅詻詻而整飭嚴厲而莊肅瑩徹而明審者皆戎容也夫容一也隨所在而變者

何也主於中者隨感而見也可以見君子慎威儀之至矣

孔子閒居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臣若水通曰此引邶風栢舟之詩以明無體之禮之意詩言仁人威儀之盛周旋中禮不可選擇夫子釋之以謂威儀之著雖時乎因禮以形然齊莊於閒燕之時亦無往而非禮也非無體之禮乎觀於此言則凡人君色莊於臨御之時而怠慢於深宮獨處之地

者可以警矣

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臣若水通曰穆穆和敬也皇皇正大也濟濟和整也翔翔舒張也齊齊致一也皇皇如有求也匪匪翼翼嚴正也肅肅雍雍亦和嚴也美者有儀也在言語則和敬而正大矣在朝廷則和整而舒張矣在祭祀則

致一而有求矣在車馬則嚴以正矣在鸞和則和以敬矣然而皆原於德矣容儀之美德之符也

周禮秋官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臣若水通曰容貌等威各有攸當皆天理也有一失

焉則其儀忒而天理滅矣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諸侯有事而㑹不可茍也故有儀容辭令揖讓之當詔告者又必三重其壇壇外之宫每旁一門凡此欲諸侯之有處所也及諸侯相見之儀又不可槩施也故俯手揖之則謂之土揖見庶姓之儀也平手揖之則謂之時揖見異姓之儀也舉手揖之則謂之天揖見同姓之儀也及其擯之各以其爵之尊卑為禮之隆殺故處公於上等處侯伯於中等處子男於下等

自有不容紊者而於幣帛之將裸將之禮亦若是而已噫此豈小哉一有所失則威不振威不振則禍隨之矣而況於辱乎

夏官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

臣若水通曰道車王常行大道之車謂象路也王之出入乘則持馬行則陪乘皆如齊車之儀也王行則以車從王有命焉則道右宣王命以諭之也然則車

儀如何如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是也尤必有待於詔告之何也正欲其周旋中禮而端嚴若神矣吁一登車之儀如此况夫在朝涖政之時乎

論語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言君子自脩之道也重内厚重也威謂外威嚴也内外相符誠不可掩故内不主敬則内不重矣故其發於容貌動作者必無可畏之威

而所學不能得之心身安能動靜堅定而固乎故曾子告孟敬子以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夫動正出由中發外者也故君子以內重為貴

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臣若水通曰此曾子垂没之言所以告魯之孟敬子者也夫人一身之間固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而已惟無平日涵養之功固有容貌不免於暴慢顏色不

免於偽為辭氣不免於鄙倍者矣苟涵養之功既至則其動由中動正由中正出由中出何有於暴慢不信而鄙倍者哉此見曾子篤實之學有得於一貫之傳者也然敬子為魯之大夫特舉以告之正欲其知脩身之要為政之本而知所重焉惜乎敬子不能問以求其用力之要也噫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告顏子克己復禮之目如此固

非徒使之制乎其外而已也蓋視聽言動皆身之儀見乎其外而其所以視聽言動之者則心也故勿之者亦心也一念之微涉於非禮而即有以勿之則所謂不遠復无祇悔由乎中而應乎外心體威儀之間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臣若水通曰衣冠瞻視固皆威儀之著見也然威儀

者德之表固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也故君子之正衣冠尊瞻視而臨民以莊者皆實德自然之形見而民自望而畏焉爾何猛之有哉有德以發之故威而不猛使有意於作威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漢之成帝臨朝淵黙尊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於酒色則其所謂威儀者亦矯飾於外而已爾豈所以為脩身之道哉

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臣若水通曰威儀者德之符也禮也者理也動容周旋中禮則無非天理之流行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性也又曰自無聲無臭散而為三千三百自三千三百復歸於無聲無臭程子之言蓋與此契矣其知一本之道乎

中庸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臣若水通曰盛服動作皆威儀之外見者也齊一明清德之存於中者也是合內外之道也身之所以為

身二者而已其致一也脩身之道豈有外此哉中庸曰脩身則道立至於九經則又以脩身為之本為人君有天下之責者可不講哉

格物通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二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正威儀下

左傳桓公九年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臣若水通曰曹太子射姑來朝魯賓以上卿其禮厚矣於時金石在庭籩豆在列所以觀威儀而省禍福者皆在是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射姑臨樂而歎威儀

怠矣觀此則太子之所養者可知也

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臣若水通曰孔子稱大聖必著乎執圭之容而執玉高卑必徵其死亡之禍一執玉之間而聖狂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辨也夫其容肅者其心敬也其容惰

者其心肆也惠公即位之始且承天子之賜命受玉而惰其心驕且肆矣夫初服而驕於人且不可況於天王乎是自滅其天也何長世之有故君子一動容而不敢忘其敬所以敬其天以保天命也為人上者可不敬乎

文公九年冬楚子使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臣若水通曰越椒執幣傲一威儀之微爾惠伯胡以

知其必滅若敖氏也事雖微而害德則大傲凶德也敬者德之輿也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德之凶者神必弗福也然則若敖氏之鬼其不血食也矣

成公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臣若水通曰玉重器也於是乎失其儀則安往而

不失儀也失之於主得之於相則其儀不忒矣如
晉拜成者鄭悼公也相之者公子偃也二者均有事
焉授玉兩楹之間禮也而於東楹之東其儀忒矣然
而士貞伯獨咎鄭伯之自棄者何曰罪所主也罪其
主者何相由主而擇也主棄禮矣而相亦奚辭之有
焉
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
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則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臣若水通曰劉子其知道乎夫天命之謂性以命為令先正之言也劉子以天地之中為命是以命為中如所謂命根命脉之云也可以破千載性命之惑矣

又以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是動作威儀原於命命原於天地之中深得乎天人體用之一貫矣孰謂春秋之時有知道如劉子者乎此言豈獨為成公發哉人君宜寫一通置諸左右以備朝夕之覽焉可也

襄公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臣若水通曰車服以庸彰有德也是故采菽所以美

諸侯也俟人所以刺羣小也慶封之來徒美其車而德不稱一失儀也又當食而不敬二失儀也至於相鼠之譏且猶不知悟而悔禍有識者知其不終也已矣故君子之學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無終食之間違仁則動不失禮而可以自求多福矣

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宫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

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懐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

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臣若水通曰臣始讀劉康公中命儀則之說歎春秋有一知道者及觀北宮文子之論又知有文子也此當與劉康公之言參看大都康公之論奥而核文子之論詳而整觀此則威儀之說無餘藴矣仰惟聖明受天明命高拱穆清之上深惟淵默之化必以二子之言為念則命於是乎可定上下亦於是乎可固矣

臣不勝至願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臣若水通曰子貢觀二君之不度而知心之亡又知死亡之禍蓋死亡由於不度不度由於心亡此不易

之確論也中庸所謂見乎四體不其然乎人君體此
必思以立吾心之中正心中正則威儀之間一高一
卑一俯一仰皆有常度而不可以毫髮僭差夫然後
事體而身安身安而福亦佑之矣不然驕近亂替近
疾疾與亂非天使之然也皆其自致之也人君可不
正其心以正其威儀以為福德之基乎
國語周語定王曰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脩日完
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

崇威儀有則

臣若水通曰定王周頃王之子榆也禮立歲為飫歲行飫禮而不倦息春夏秋冬為時一時之間必有宴禮不至淫湎會計也計一月之經用旬脩謂脩十日之中所為者日完完一日之所為者不忘不忘其禮也冕服旗章所以昭有功采色之飾所以顯明德也文章謂黼黻錦繡之文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崇飾也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故王公諸侯

之脩飫宴而不淫倦服物采飾文章周旋容貌所以正儀刑也況居天子之尊為諸侯王之表率者可不正其儀以為正四國之本乎

周語單襄公曰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又曰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

臣若水通曰體手足也心不固則容不正言行相覆

為信耳所以聽別萬物之名聲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亡其二為偏喪咎咎及身也夫君子有威有儀食福無替晉侯視遠足高則威儀忒矣咎將焉避故觀目可以知義觀足可以知德觀心可以知福不可誣也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舜恭己南面無為而治慎威儀立德脩身而天下化之可不重乎

周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襄公言於頃公曰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

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

臣若水通曰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讒詛不畜羣公子故孫周適周事單襄公晴轉復反為還遠謂非耳目所及也成定也道者德之道路志定故能終也相猶相貌之相慎成端正德之相貌也視聽言動本諸心

所以定威儀之則也君子之居民上非有異也言有儀也非有塞也言有則也故視聽言動爰立民則一物偏喪為德之疵詩云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晉孫周搆讒出亡遊事襄公而容貌詞氣昭宣令德宜其三襲嘉祥終昌晉室也況有天下者可不慎威儀以為脩身化民之本歟

魯語叔孫穆子曰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

臣若水通曰文謂著見於外者言心所向身必服之也蓋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中庸曰齊明盛服所以脩身也君子慎物居方亦以寡過而已楚公子圍以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是服之不衷非盛服矣其能保其身乎

楚語左史倚相曰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惟道之從

臣若水通曰倚相楚左史也欲其道欲得其道也進

退周旋之中道所以慎其威儀而身脩矣

漢武帝元朔五年夏四月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厠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於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臣若水通曰記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故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武帝能正衣冠於所嚴憚之臣而倨傲於所狎侮者焉豈知脩身之道哉

漢獻帝初平二年劉備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

臣若水通曰威儀者内心之表也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昭烈之喜怒不形其徳之嚴密可想見矣關張之侍主周旋豈非視之以為法哉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帝雖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

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

臣若水通曰暗室盛暑衣冠不袒威儀不褻雖力學自脩之士何以過此若梁武者似有受道之器矣而乃至號為不道莫保其身以禍其國家者何邪異端之學害之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而亂亡至矣雖正威儀其猶色莊者乎雖如佛之寂容枯槁何補於國家之理亂乎此又足以為徒事威儀而不知正學者之

戒耳

唐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尚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臣若水通曰九門警蹕天子之儀也走馬射的武夫

之技也太宗不脩天子穆穆之容而不忘少年武夫之技欲為天下後世之儀刑得乎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蓋無誠敬以為之本爾不有伏伽之諫欲為漢唐之中主不可得況稱三宗乎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容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

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臣若水通曰宣宗對宰相威嚴不可仰視至使汗霑衣可謂能正威儀者矣及其忽然之際乃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則非人君大體矣何其前後不類邪夫人君與宰相論事豈無天下大政可言邪觀此則知宣宗徒事乎威儀末節之間而不知温厲正大

之體此其所以不能成中興之業也歟

賈誼新書曰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為量多不可數

臣若水通曰威儀者德之符也德者威儀之基也是故有德之威可畏則亦可懷也有德之儀可象則亦可敬也可畏可懷可象可敬則威儀文章之盛又孰得量而數之也故為人上者脩其德容則民畏而象之不可量數而心化之矣威儀之於人豈小也哉

劉向說苑曰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

臣若水通曰威儀者本諸恭敬之德而達諸治化之美者也故盛德之至然後動容周旋中禮堯之放勲本乎允恭舜之重華本乎温恭豈外致哉泄冶之言徒知人君當慎動而不求其本茍其君聽之亦未見

其所以正也何以維民之則乎若靈公言失行僻固不足道也後世有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如漢成帝者號稱穆穆天子之容矣然政柄不免於下移者無本故也故欲威儀之正者必由中達外然後可

宋太祖建隆元年冬十月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

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臣若水通曰詩稱文王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蓋言聖人敬和之容雖幽隱而不敢肆也宋祖方召儒臣草制岸幘跣足而坐則幽隱可知矣自非竇儀之嚴重則宋祖之威儀何從而正哉自

是對羣臣未嘗不冠帶方正補衮之臣人主左右安可少哉使賓儀能以曾子動容貌正顔色之説而益之則知正由中出宋祖所得不可量矣惜乎儀不知聖賢之學無恠其然也

宋儒程頤曰范祖禹色温而氣和其人如玉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

臣若水通曰雖有遜志之言乗之以厲色戾氣則化而為不善矣雖有逆耳之言乗之以怡顔下氣則化

而為善矣人臣陳是非導上意秉之以溫色和氣則不覺其入之深矣然非所存有中和之德安能以溫和其氣色哉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頤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吕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臣若水通曰有中和之心然後有中和之氣也是故

過焉者則失之拘矣不及焉者則失之肆矣非中和也禮曰斯須而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夫敬以存心則莊見於容内外皆中和也可不慎乎學者且然而况於居九重之上為兆民之表者乎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為人君者之所宜慎也

張栻語吕祖謙云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

臣若水通曰天則自然之法也夫中外一貫者也心

中正則貌齊莊不期然而然矣不然不失之放肆怠
情則失之作意矜持而中正自然之天則違矣敬也
者中正之矩也然則主敬之學豈非人君之所當講
者哉
宋儒楊時經筵講義有云古之聖人前旒蔽明非禮勿
視黈纊塞聰非禮勿聽在車則有和鸞之音行路則有
佩玉之聲出入起居容節必比於禮樂人君所以自重
其身也

臣若水通曰楊時進講之言皆古人培養君德之遺法也惜乎未盡根本之論爾蓋人主之心如樹木之根天理乃其生意也生意既得則根本已立然後有冕旒黈纊和鸞佩玉容節禮樂所以養其根本也否則所養者何物哉顧乃舍其本惟末之是務何也後世聖學不明類皆趨於支離之歸已乏一德之臣矣安望其輔成人君一德之學哉伏望聖明畧其枝葉之煩自立於根本之地以為天下先則道德可一而

風俗可同矣

國朝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諸王侍上顧謂之曰汝等聞脩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畧矣未領其要上曰藻率雜佩為身之容恭遜温良為德之容見於外者可以知其内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步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規矩者由其德充於内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治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日遠已德既脩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

者曰去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務此者鮮不敗夫貨財聲色戕德之斧斤讒佞奸諛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所好則必為其所陷矣汝等其慎之

臣若水通曰伏觀聖祖諭太子以内外德容之理與古聖賢一揆矣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譬如宫室焉内有繩直則外有廉隅德其繩直矣威儀其廉隅矣人君苟存諸心者渾然天理積中發外自有威可

罔有儀可象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刑于家則齊刑于
國則治刑于天下則平由是天下之賢能俊傑莫不
彚進以贊治化之盛而讒諂奸訣之人遠矣此我聖
祖垂訓之至意也惟聖明體察焉

格物通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李逢堯

格物通卷二十三

慎言動上

明 湛若水 撰

易家人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臣若水通曰家人卦巽在離上故為風自火出君子

觀此象知事必由内而出故言行皆由中出者也由

中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者實體恒者

有常皆謂天理也天理存於中則言行謹於外也言

動謹則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姤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臣若水通曰姤卦乾下有巽順居健下故為姤有風行天下之象風行天下在號令而已矣為君后者觀此象謹於施命以誥四方夫風者天之號令鼓舞萬物者也命者君之號令鼓舞萬民者也上有逆命則下有逆詞不可不慎也本吾心之誠以達諸政教焉則置郵之傳者德之流行也命斯達矣其君民協心

所感豈不深哉

艮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臣若水通曰言不可以偽為也有德者必有言也五居卦之中故為中正中德在內者也故能艮其口輔而不言非不言也不輕言也言由中德而發者也秩秩德音言滿天下無口過其寡悔矣乎

繫辭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臣若水通曰言動根於心也擬議之於易理也易理

在吾心也言行之所由發者也擬議以體認於吾心
由中而發則言動當其可久而變化言即教動即道
而擬議亡矣不然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爾矣豈知
變化之道邪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
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
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
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可不慎乎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感應心而已矣言行出於心感應之大者也其於人也為樞機矣善則人應之非私應也得其同然之心也不善則人違之非私違也失其同然之心也應則榮違則辱皆由已以致之也非自外至也豈惟人哉天地之於人一理也天地位與不位言動之感格也人君父母乎天地而繫天下之從違者其於言行之際當知與天地合可也與人合

可也顧可狥於一己之私邪

書虞書舜典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龍謹於出納王言之詞龍舜之臣堲疾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虞官名在周為内史在漢為尚書魏晉以來為中書門下夫命令人君鼔舞萬民之具誠不可以不謹而納

言之官命令之所由出者也讒說之人以非為是以邪為正窺伺間隙迎合主意人君惑之則賞以私喜罰以私怒命令由之而不正矣此帝舜之所以深惡而必慎重於納言之命也以為命令政教由納言而出必使審之既信然後出之否則諫止之不必出可也敷奏復逆由納言而入必使審之既信然後入否則斥逐之可也是故朝廷賞罰予奪皆出聖斷大權不至下移而讒說無所容其喙矣後世人君惟欲其

言而莫予違使納言之官不得盡其職唯唯奉命以取容說此命令之所以不正而治之不古若也有由然哉夫納言之官今之通政司與夫六科十三道皆其類也如朝廷之喉舌然喉舌壅塞言語不通為身之大患為人君者豈不懼乎

大禹謨帝曰惟口出好興戎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告禹之言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召善起兵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

易曰居其室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人君居天下之上一言一動尤為千萬臣民之瞻聽甚不可不慎其所發也

商書說命惟口起羞

臣若水通曰此傅說告高宗之言也言語者所以宣其意而達諸政令者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夫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故一或輕出

大則啓禍小則召侮人君之發言可不慎乎

周書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訓廸百官之言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允信也蓋令者出於上而施於下示趨向於民者也誠不可以不慎敬汝所主之職在於慎令故曰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此所以當慎也公理私情不容並立公

理勝則私情滅以公滅私則所出之令至公無我民將丕應徯志豈有不敬信而懷服者乎故敬職在於慎令慎令在於至公為人上者其可不立至公以為出令之本乎

畢命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臣若水通曰此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之言也蔡沈曰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

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也成王言政貴有常不常則民無所據守其政之號令辭不體要則失於虛文好異則辭不體要而政不恒矣況商俗靡靡然而尚利口餘風至今不息則有恒體要尤為對病之藥也可不念之哉為人上者欲恒其政當慎其辭令焉

詩小雅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臣若水通曰朱熹謂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水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輕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覸望左右而生讒譖也臣謂言者發於心者也心或受病則隱之所藏顯之所發雖欲禁之不可得矣故君子欲謹其言當先謹其心則言之所發皆由中出正大光明無不可對人者矣故欲無易由言當自無易由心始爾宜臼因被譖而為此詩是有意於謹言矣然徒

禁於標末爾李泌諫德宗廢太子立舒王曰願還宫
勿露此意若有意於謹言矣然猶禁之於萌芽爾中
庸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夫敬信在言動之先
則邪意不生而言行可以動天地矣伏惟聖明留心
於敬信之學則無意無必而凡刑賞予奪如天之無
迹而左右不得窺伺之矣
大雅板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
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臣若水通曰此詩同列相戒亦以諷王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悦莫定也首章憂其出話不然故此繼之以為辭之輯和故民莫不洽合矣辭之懌悦於民心故民心皆莫而定矣蓋上下同此心也同此理也辭當於理而和且悦焉則上無逆命下無逆辭民自無不合無不定矣夫民合而定由言當乎理固也然欲其言之當理豈徒修飾於外哉蓋由平時修辭立誠以涵養此心之天理使

之由中達外不能已焉大之為典謨訓誥小之為號令詔勅莫非洋洋之天語所以鼓舞乎萬民者風行草動莫之或違矣不然徒欲修飾其辭而不由中出則雖學典謨訓誥亦偽辭而已矣人君欲民之信從當修信於言前然後可也

春秋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胥命于蒲褒齊僖衛宣不事盟誓以言而相結也是役也或曰尊王或曰推伯其事

之是非不暇論矣獨謂春秋之時大道隱而盟誓興忠信薄而人心疑約劑亂而交質之風成烏有如二國之君一言取信邪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子鮮季路言出而人服庶幾胥命之遺風也嗚呼春秋非古也而古道猶存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以古今殊也人君敦信修道得人心之同然言而世為天下則矣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臣若水通曰夾谷之會齊侯弱魯將有萊兵之刼國勢之殆亦甚矣仲尼以從容談論而却敵國之兵何也蓋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仲尼之對齊侯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聽其言也道德之正自足以折其奸回之心仁義之論自足以消其桀驁之氣故俄頃之間功化如此也否則齊君非不武也晏嬰非不知也胡為而有獲罪於

魯謝過以質之言哉故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

禮記曲禮曰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臣若水通曰毋禁止之辭掔取他人之說以為巳說

謂之勦說聞人之說而附和之謂之雷同則猶法也

修辭立誠所以進德也古之君子所以致慎於言辭

者非欲為觀美也葢所以謹其心而進德也是故勦

說雷同求之於人也言非由中出也言則古昔稱先

王非求之於古昔先王也求之我也先王之心我之

同然也故求之人者偽也求之我心之同然者誠也

故君子立誠之為貴

曲禮曰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臣若水通曰脩身以踐言言斯道矣踐言以善行行斯脩矣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禮之出也必言行以為地是故言行脩禮本立矣故禮樂待人而後行

哀公問孔子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

臣若水通曰過言過動謂言動不當理也作如作好作惡之作作辭化其過言也作則化其過動也過言生於心也過行發於身也皆不恭不敬之萌也恭敬存於心言行不過則百姓化而敬恭感應之理則然也君子之於言動其可以不謹乎

仲尼燕居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臣若水通曰言出而踐則履矣言無非理是以謂之

禮也行發而順則樂矣動無不和是以謂之樂也禮樂出於身天下化之而至理至和焉治之極也

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臣若水通曰如絲如綸者發之者小而播之者大也如綸如綍者發之者大而播之者尤大也葢人君一言之發一訓誥詔令之出而臣下之奉行天下之習

尚必有甚焉者矣發之不可不謹也故在審之而已矣一言之發也必思曰他日可行於臣民乎否則不必言也一政之行也必思曰此可對臣民言之乎否則不必行也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則言行相顧而天下化之矣雖然理一也合乎理未有可言而不可行可行而不可言者但人君以崇高之勢或出悖理之言行以為莫予違者而不知天下之臣民已議其後而莫肯信從矣王者之所發可不慎乎

格物通卷二十三

格物通卷二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慎言動中

論語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道大矣而孔子於子貢之問惟以言行先後言之者何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故行之於先則行專而能力言之於後則言切而有孚君子之於學也察見天理體之於身心而

有得焉然後立訓以告人或出言以答問無非體貼吾心所得之實理則行有恒而言有物言顧行行顧言慥慥君子矣臣聞之先師翰林檢討陳獻章曰夫學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其意與此暗合惟聖明留神焉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臣若水通曰孔子此章之言至為明白痛切所以警悟學者之意至矣夫行不及言古人所恥是何今人

之不古若哉道理平鋪良心固有世之學者豈無所見也不肯體之於身徒事講說之煩競為文字之學依附仁義道德之說與身心畧不相涉而莫之恥焉何心哉其習使之然也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蓋有歎於當時矣無變俗之權爾仰惟聖明居皇極之位握轉移之機使天下學者德業合一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則道德一而風俗同矣天下幸甚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臣若水通曰白圭之詩乃衛武公作之以自警者也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嚴於自飭如此此其所以德躋於睿聖也南容獨取其言而三復焉蓋深有意於謹言矣夫言者心之聲也君子能存其心則言與心應而自無不謹之言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臣若水通曰司馬牛問仁而夫子告之以謹言者何哉張載曰戯言出於思也言心口一致也葢言者心之聲心隨言以出入者也言不謹則心放心放則天理滅而仁亡矣故為仁之要在於訒其言而不放也不易其言即是不放其心心存理得則仁在是矣故謹言係於為仁之要有以仁為難之心即有言不易放之心易其言者乃易其心者也然則訒其言則亦有隨處體認之功而心當自存矣於此又有以知內外

合一之學云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臣若水通曰古之人非貴於言也言以宣其身心之得以達於用爾已實無得而徒言之是欺天罔人矣豈不可恥乎然聖人之言通乎上下世之人主有徒致飾於制誥命令之間無躬行仁義之實而欲以致太用於天下協神人動天地豈不難哉

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

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臣若水通曰此中庸引孔子之言所以推明忠恕違道不遠之意也蓋忠與恕初不相離但欲行乎恕當養其忠言行之謹正所以養其忠也忠立而恕出矣庸常也存於身者謂之常德發於口者謂之常言以其天理之自然故謂之常即上文君子之道也致謹於言行之常皆隨處體認乎此爾如是而君子之道有不造其實者哉能造其實道斯一矣然聖人論道恒以

言行言者何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所關者大矣學者皆然人君為甚自一話言之出以至於制誥命令之發皆言也自一念慮之動以至於家國天下事為之著皆行也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禮曰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噫人君一身之言動近則書之史冊遠則及乎人民大焉則動乎天地然則君天下者尤當致謹於斯云

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臣若水通曰所謂法者德者皆天理也由是而言則為法言矣由是而行則為德行矣皆云先王者先王能由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故非法則不敢言使口無可擇之言而免於口過矣非道則不敢行使身無可擇之行而免於怨惡矣免於口過怨惡蓋得乎

民心之所同然者也人君能如是是之謂能脩其身是之謂能孝其先君

左傳文公十七年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臣若水通曰偷薄也苟且之謂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言之病者心之疚所由發也孟子知言審諸此爾齊侯以苟且之心發苟且之言因言以察其心根本

病且慼矣魯人之麥未食而死不旋踵人主之於心聲可不謹哉

襄公二十五年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臣若水通曰孔子嘗謂賜不幸言而中則知君子之不貴言也至於鄭人入陳之役乃多子產之文辭者

何居孔子亦曰辭達而已矣子產之辭順則達達足以感人矣君子所以取之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可以不慎乎

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臣若水通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仲由之一言者何也蓋自其無宿諾之信以孚之也言諾之於人

豈小也哉雖然信所以成義者也不義之信君子弗之貴也小邾雖信仲由之言而仲由不往者守義以成信也然則仲由之言豈不益可信哉

國語周語襄王曰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

臣若水通曰襄王惠王之子鄭也政者謂命令禁戒之言自上下言當從上出也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管夷吾亦曰出令當如流水以順

人心故上以順作之而下以順行之言得其心也否則怨讟用興其何以信於國襄王不從晉文之請以誅衛侯可謂慎於詞令矣為人主者所當致其慎以利於行豈曰惟其言而莫予違而已哉

周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敵

臣若水通曰言敬必及天者象天之敬乾乾不息也言忠必及意者出自心意為忠也言信必及身者先信於身而後及人也言仁必及人者博愛於人為仁也言義必及利者易曰利物足以和義也言知必及事者能處事物為知也言勇必及制者以義為制勇而不義非勇也辯別也言教必及辯者能別是非乃可以教也言孝必及神者孝於鬼神則存者信矣言惠必及和者致和睦乃能親愛也言讓必及敵者謂

雖在匹敵猶以禮讓也若周者其言如此真可謂善言也已語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詩曰德音秩秩周蓋有之夫以言詞之善而襄公稱之故夫言者真榮辱之主也

周語單穆公曰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

臣若水通曰經者常也謂常行不易之道也樹德即常道也除謂除去令而不從之患夫令之以常道則

上令而下從令之不以常道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民不從令上必危矣故聖王樹德所以立常道以令於民也伏惟聖明於勅旨命令之發必審當於道以順民心然後發焉天下幸甚

周語仲山父曰出令不可不慎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

臣若水通曰仲山父王卿士令不行則政不立矣至於民棄其上由其不慎順也可不懼乎夫人君居萬

民之上皆若有怨棄小民之心仲山父民將棄上之
一語深足為為民上者之警也歟
晉語甯嬴氏曰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
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
臣若水通曰甯晉邑嬴其姓容貌者情之華采言語
者容貌之樞機合謂容貌言三者合而後行也夫聽
言觀行聖人之至訓也甯嬴氏以言與貌而知陽子
不褰裳以赴賈季之難其知哉君子於此可不謹言

行以為脩身之要乎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上嘗有勑而内史不時宣行上責其遲蕭瑀對曰大業之世内史宣勑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備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勑必勘審使與前勑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上出其言善則天下從之出其

言不善則天下違之故不可不慎也君之出令不貴於速而貴於善臣之奉令不患其遲而患其未允君失之臣脩之所以交濟其善而期於允也故有臣如蕭瑀君之令不患其不善矣有君如唐祖臣之奉令不患其不允矣後世君以逆令罪其臣臣以順令媚其君及詔令行而天下怨咨所謂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也豈非上下不謹言之過歟

唐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

直擢為太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臣若水通曰書云令出惟行弗惟反夫詐冒法止於

流爾而太宗令以死藏冑執而不行豈非所謂反邪語曰君子貞而不諒太宗以冑之執法而使已失信豈非所謂諒邪以喜怒行令遂至於如此可不戒乎雖然太宗卒能從冑之言以存先王所傳之律令猶為善補過也矣

唐貞觀二年六月太宗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

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

臣若水通曰以後世觀之人皆壯正倫之言矣以臣觀之正倫殆不及太宗也太宗之謹言恐貽害於民為實也正倫戒太宗之失言恐貽譏於後為名也以名相期其不相率於偽乎是不信也夫言心聲也人君誠能謹於心非法不道自無言語之失矣徒使畏史官之記而不發不知深宮廣內無所忌憚之時將何所警而不妄發也邪況臨朝之時少燕居之時多

乎易曰脩辭立其誠其内外合一之道也
貞觀三年夏四月上始御太極殿謂羣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臣若水通曰書云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夫詔勅王言

也天下因言以知其心也可不慎乎唐太宗初御太極責中書門下久不論執詔勅之不便者卒脩五花判事中書令侍郎給事交駁之典所謂詢謀僉同者矣王言其有不善乎書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所以求人心之同然也仰惟聖明聰明天縱凡有命令尤宜詢之輔臣採其衆論而後行則三代之隆可復而貞觀之治有不足為矣

貞觀十八年夏四月劉洎諫曰陛下每降恩旨假慈顔

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敭況
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當令凡
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
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
自傷乎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
望於虛説此材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曰非
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
驕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臣若水通曰王者尊重如天王言所以代天語也多記多語非人君之學縱辯飾辭非人君之體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彊辯虛說與天不相似矣為天之子者固當爾耶太宗納劉洎之諫而改焉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歟

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二月上以中書所撰赦文示陸贄贄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

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臣若水通曰書云辭尚體要德宗當播亂之時人心怨詈悔過引咎之辭此其體要也賴有陸贄之言下罪已之詔宜乎民之感泣矣使非其言出於至誠惻怛何以動人耶雖然事變甫定德宗遂忘前日之詔縱恣愈甚雖以贄之賢忠言在耳猶不能安其身人心惟危有如是夫故人君之學脩辭以立其誠則始終如一矣

格物通卷二十四